

恋爱关系是关怀

年轻人：我（或者说很多年轻人）总是会思考什么是爱，到底应该怎样去爱一个人，两个人如何一起度过有限的生命。您怎样理解现代人的爱情呢？

朱锐：爱情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纯洁无瑕，而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现象。年轻时，当你被家庭和事业的冲突等现实问题裹挟的时候，你可能会感觉不到爱情的存在，但是那种爱是值得回味、值得经历的。我从来没有后悔过，关键是要有爱。如果是纯粹为了工具性的目的去做一些世俗上你认为该做的事，我觉得是没有意义的。我觉得爱情是为他人而活着。人类的恋爱关系就是关怀，主体的一种主动的退场，也是一种利他的自我成长。像德国心理学家弗兰克尔曾提出意义疗法，指导当事人探寻生命的本质和意义。爱就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，不要躲避爱，要拥抱爱，让自己被爱包围，然后尽量用自己的爱去感染别人。

年轻人：关于爱情，我们有时也会使用另一种表达体系，与利他相悖，是一种占有，就像电影《新桥恋人》里面那样，他们一定要彼此占有。

朱锐：占有也是爱的一部分，并不冲突，反而更有张力。爱是复杂的。占有欲带有主体本身的侵略性，强调排他。没有占有欲的爱，我会怀疑它是不是真的爱情。

年轻人：您怎么理解浪漫主义的爱情？

朱锐：浪漫主义是一场伟大的思想运动，在历史上做出过积极的贡献。这让我想到拜伦，他是我心中的英雄。1810年，22岁的他曾为了缅怀一对希腊神话中的恋人，单枪匹马横渡赫勒斯滂（今达达尼尔海峡）。他为希腊争取自由的斗争做出了贡献，前往希腊的决定让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，也使他成为浪漫主义英雄。但是在我看来，他的个人英雄主义色彩仍有一定偏颇之处。这当中有太多“我”在里面。

年轻人：您说拜伦是您现实中的英雄，我想追问一个普鲁斯特问卷中的问题——谁是您心目中小说里的英雄？

朱锐：《呼啸山庄》里的希斯克利夫，他的人物形象有深度、有复杂性，残忍，有占有欲，当然有时又是无私的。他和凯瑟琳的爱情超越生死，至死仍然在一起。这种爱情带来的是一片血迹，走过的都是荆棘的道路，留下的是各种各样的残忍的“遗产”。但我们不得不承认，正因为他的疯狂、独立、残忍、奉献，他才是一个伟大的（虚构作品中的）爱人。

年轻人：我觉得一个人能够被视为英雄，一定是具有某种感召的力量，为我们不可为之事。您觉得希斯克利夫身上也有这样的特质吗？

朱锐：他的爱带有偏执性，疯狂且忠贞不渝。其实对于任何我们视为事业的事，我们都要有这种坚守的态度，保有一定的偏执、疯狂，以及勇往直前的、忠贞不渝的爱。

读书是最好的捷径

年轻人：我们这一代年轻人一进入大学，最先要知道的不是自己想读哪些书、学哪些知识，而是要先给自己做一个规划，比如



朱锐

哲学家朱锐的最后一课： 照见生命深处的豁达

2024年8月1日，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朱锐去世，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日子里——直肠癌的化疗期间，他仍在授课、口述记录、对谈。《哲学家的最后一课》这本书正是源自作者朱锐在生命最后的十日对谈，以及他在中国人民大学开设的最后一门哲学课，汇集了他在哲学研究领域30余年的思考。从大学教室到安宁病房，他将最后的时间转为生命的渡口，用哲学的理念和生命的实践阐明个体生命的意义和价值、对死亡的积极性的理解，希望给予读者一个多元的生命视角，重新理解生命、理解生活、理解自己，用哲学和艺术的态度来直面生活中的终极挑战。

我毕业后是去考公务员，是读研，还是出国留学，这是我身边的一个现象。您觉得上大学对一个个体来讲，它原本应该承载的意义是什么？

朱锐：我的孩子也马上就要上大学了，我曾经问他能不能考虑不上大学，他惊呆了，因为他发现我的确是在认真地和他讨论不上大学的可能性。事实上，大学只是一个特定历史阶段的现象。古代社会没有大学，现在的大学源自19世纪的德国文化。1810年，第一所现代化大学柏林大学（今柏林洪堡大学）成立，著名教育学家威廉·冯·洪堡创造了“柏林大学模式”，弘扬“科学、理性、自由”的精神。洪堡将“大学自治”“学术自由”“教学与科研相统一”作为现代大学的“三原则”写进了学校章程。

大学和所有的社会机构一样，有一定的要求和期待，你得去满足它。至少到目前为止，上大学还是给年轻人提供了一个巨大的机会以社交、看世界，拓宽自己人生的维度。当然，上大学不是目的，目的是读书、开阔自己的思维，让自己变成大写的人。

读书永远是最好的捷径，向别人学习，听优秀者的意见，慢慢地，你的眼界会发生很大的变化。用我病房清洁工的话来说，那时你说出来的话就是“谈吐”，而不是“吐痰”。

年轻人：您说读书是一种捷径，那么您走过弯路吗？

朱锐：肯定走过，每个人都会走。走弯路不是坏事，遇挫折也不是坏事，但是无谓地消耗生命，浪费时间是坏事。我小时候非常讨厌学习，觉得学习很没意思，不是因为学霸的烦恼，而是学渣的自我安慰。直到后来，我15岁上大学，开始自己翱翔，“翼装飞行”。

大学期间我也不怎么去上课，而是成天到晚地读书，最快一天就能看完一本。

我在教育孩子时总是画大饼，从来不教他们细节该怎么做。细节上，他们自己做肯定比在我的指导下做得更好，但是我希望你们不要忘记这种大饼，人活着不是为了自己，而是为了给环境和社会，给弱势群体做贡献。让每一天活得有内容，积极地改变，让世界更美好，这就是我的大饼。

年轻人：所以其实每一个人，他活着还是应该给自己画一张有价值的大饼。

朱锐：我个人认为父母指导孩子应该不断地真诚地画大饼，而不是去教那些细枝末节的处世之道。小孩比你聪明，小孩知道的比你多，小孩知道怎么应对，即使不知道，你也教不会他。但是要让他走正道，要让他与人为善，“勿以恶小而为之，勿以善小而不为”，这就是我的大饼。

年轻人：我朋友曾问我，如果有人能告诉我未来具体是什么样的，我想不想知道。我想了很久，觉得我不想知道自己。“不知道”包含了一层害怕在里面。如果命运终将到来的话，我不想提前为它准备什么。我不知道您会怎么考虑？

朱锐：我也不想，我觉得生命的意义在于不确定性。如果一切都确定了，那还有什么意义？在我看来，不确定性是生命的活力、激情、爱、关怀……一切的来源。如果生命是确定的，那么你只能接受，就没有选择的空间了，谈不上自由，谈不上翼装飞行，更谈不上骑马了。

人生没有迈不过的坎儿

年轻人：对于您来讲，人生中

最迷茫的阶段是什么时候？

朱锐：中年。那时面对家庭与事业的冲突，不再对生活掌有完全的自主权，在照顾孩子和工作之间没办法取得平衡，大部分时间都在接送孩子、通勤的路上，工作的安排被打乱。当时最直观的感受就是时间不够用，只能看到糟糕的交通，每次送孩子上学要迟到时，都会觉得糟透了，孩子要迟到了。但是现在回看，才发觉那是一种不必要的迷茫，现在，能看见孩子，我都会觉得太幸福了。

年轻人：关于和孩子相处，您有什么想聊的吗？

朱锐：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，我满心期待，第二个孩子出生时，大儿子也才三五岁的年纪，那时我还在跟小朋友磨合，所以我有时会陷入自我怀疑。那时我想象不到他们长大后的模样，眼中只有拥堵的交通，以及感觉自己时间彻底不够用了。但是，这种疑虑和担忧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消散。

关于孩子的教育，我觉得自己确实可以给大家一些建议。

第一点，培养孩子的自尊。一个人的尊严是永远不能放下的——永远不要允许别人践踏你的尊严，也不要允许自己在任何时候放弃自己的尊严。

第二点，要读万卷书，也要行万里路。

第三点，不要为自己活着，要为社会、为他人活着。

还有一点很重要的，就是要从小提醒他，注意培养自己的外在形象。在公共场合，他需要知道怎么样选择恰当的行为举止。

第五点，做一个灵魂有趣的人。

第六点，时刻尊重他人，不管他是谁，尊重所有人，人没有高低贵贱之分。

对父母来说，一定要相信孩子比大人聪明，孩子的接受能力比大人强，所以不要在言语上伤害孩子，而是要充分相信他们。大人需要明白，看见孩子受挫折不是坏事，但是要保护他们，提醒孩子谨慎交友，不要跟坏人打交道。

很多父母不理解为什么孩子会撒谎，事实上那是很正常的，撒谎是智力发展的一种表现，但是不要让孩子自我欺骗，对自己撒谎比在社会场合下撒一些小谎危害大得多。

父母和子女之间更要讲诚信，如果父母要求孩子今天只弹一个小时钢琴，就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，那父母一定要履行诺言。孩子是否履行，父母不用管，也不用监督，不用去窥探他的隐私，必须尊重他的隐私，但是“兑现”的时候，如果孩子没练琴，他自己自然没说话。对于事先约定好的事，如果孩子没有做到，那是孩子自己做出的决定，而不是父母的决定。主体是孩子，而非父母，父母只是监督人。因此我们一定要尊重孩子的尊严，要相信孩子，允许他犯错，但是要帮助孩子建立诚信的、不自我欺骗的习惯。如果孩子跟你说他去写作业，实际上并没有，那么孩子就是在自我欺骗。我会对孩子说：“你骗我无所谓，但是你既然说了要做一件事，你应该尊重自己的言说。”

很多父母会偷偷翻孩子的日记，用一种威权的方式检查孩子是不是用功读书，我觉得这是不对的。你可以告诉孩子：“我之所以不干涉你，是因为我信任你。”和孩子打交道是非常难的，我和我的孩子也磨合了很久，父母和孩子都在学习。不要说“我这样做是为你好”，要将孩子的意志放在第一位，尽量满足他的要求，以他为骄傲。要学会尊重孩子，也让孩子学会尊重你。如果父母讲话没有诚信，孩子是不会尊重你的。

年轻人：如果现在您可以重返课堂，您想给学生哪些嘱托呢？

朱锐：第一，人生没有迈不过的坎儿，包括死亡。第二，要时刻记住为社会做贡献，不要为小我所困。第三，要与人为善，不能踩着别人的利益获取自己的利益。我告诉我带的硕士生和博士生，做学问就像苦海行舟，需要强大的毅力，不适合所有人，甚至可以说对大部分人来说都不适合，但是一旦选择了这条道路，你就必须主动地阅读大量的各种各样的图书，你迟早能从这种艰辛中体验到精神的满足和升华。

（本文摘选自《哲学家的最后一课》，内容有删节，标题为编者所加）



《哲学家的最后一课》
朱锐 著
中信出版集团